

水寧州志

六

永樂州志卷二十八

山西省圖書館藏

調署永樂州事姚啟瑞編

序記

永樂州志序

長樂 謝汝霖

國家之教軍教曰履猶廣曰同所照莫不砥屬九州星分  
萬國錯峙民生其間異質土地異宜風俗異尚物產異用  
貢賦異等且吏治人文異質首非紀載明備焉以彰一統  
之盛哉州治兼兩職方不遺闕閱舊志略為弗詳自丙申  
迄今又中斷未續靡文獻之無徵亦運會之有待也辛巳  
秋予來守是州會觀察于公以積愷里君甫蒞設商及志

衆毅然以集修爲已任時考廉張君呂勛郭君命一梁君  
欣仙明經子君陸公梁君德生胡君鳳會率生梁君桂峰  
備其史才在麓驛又延淮南名宿朱遜庵先生商榷而論  
定焉未期書成按序於予予思西河沐教卜氏人才蔚起  
學士大夫皆身爲閭閻願讓以風雅如數家珍昔柳子厚作  
晉問考核精確是其所長遜庵驛屬宋陵興至筆隨指畫  
山川若所素歷條陳典故若所習聞豈非異才此如幽蘭  
萋菊所迺流芬偶一相遭戀慕無已何必移植結根方稱  
園中物乎運會既衰大文斯散志之斷者以續略者以詳  
一展卷而山川藪澤粲然具焉典章人物昭然晰焉其間

則置之沿革戶口之繁耗貢賦之饒絀民俗之奢儉吏治  
之得失人才之振廢莫不供其源流參以論斷予讀之而  
有感曰是志也通乎政矣考州治而貢賦方分隸并州又  
改隸西河其俗土瘠人勤文學或興閭里之闕關於疆法  
病陶唐氏之遺風焉北枕呂梁山高阜寒土尤瘠薄四境  
之內雨暘殊好氣候不齊則壤比而同之取賦匪真按其  
方區直北曰太孝郡北之東曰東垣下都曰勤忠下都  
遼山砲臺賦膏於曰敬輸不前賦多適欠民之賦者或入  
錢且昏飛飽旁射冀延且夕或荒穢互易僞匿悞害甚巨  
褒右持幣田者之意減散合券當者亦久持之懸虛不撥

卷二十八  
遊於故地其于德權歸滄土竟無從究結遺履落蹤回車  
汚萊延使過半村落爲墟矣爲政者非力請上官第其土  
田勘丈減賦民始不支予若且病行就頽廢心殷疲苦事  
隳因憫雖越減耗幾獨復維泛期年之間民頗稱使茶木  
源之圃未之有講出因續是編而識其大者於此俟後之  
君子官斯土者得是志而覽之悉其偏重之苦予以編刻  
之方俾庶士交正以佐國家之或則觀察公與諸君子之  
功并垂不朽云昔康縣壬午臘月旣望

永濟州志序

州人于 準

余曠冠茲任歷任中外庶庶簿書幾忘故鄉風味辛巳春  
以憂歸獲種之暇憇數山川人物風土藝文覽前任胡公  
州志理今幾五十年曾未纂輯是秋九月八閱長樂謝公  
由延川來牧茲土僅併撰字與刊釐故古龔黃再現而尤  
以人心不古風俗澆漓故爲端本澄源之舉故以州志見  
商夫春秋而寓賞罰之權志表而載激揚之典或否兼收  
彰瘴並用同一道也人縱愚不肖未苟見善不慕見惡不  
嫉者斯志之作誠人心之大防而觀德之大法也公之用  
心微矣哉邇來子退庵自江南來并余鄉同人共襄其事  
公以鴻聲而襄茲其間著革周詳類序嚴密纂修也而實  
創始矣則見河山之挺秀形勝之扼要人物之英特制度

之紛繁沿革之明易以及幽光燭德風俗典章祀載各列  
蒐羅周數是誠不負我公起獲儒而臻康土之盛心也余  
不揣固陋妄加斟酌將以備採風者之一覽爾昔康熙四  
十一年壬午桂月

嘉禾記

全  
姜國器

天地之間賦象成形者有萬不同而以罕見者為祥如麟  
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上則慶雲甘露下則醴泉芝  
草類皆不常出則所以為瑞也嘗考諸圖牒卽其實而較  
之獨嘉禾最為上瑞何則嘉禾者穀之精也穀者生民之  
命菑風之寶政之急務也夫穀之精英者出則百物阜成

其可知已惟使年穀不登民有飢色雖麟鳳在郊藪慶雲  
甘露出於天芝草醴泉出於池則將何益是知嘉穀之為  
瑞大矣哉茲則坡物果何為出也是豈人力所能致耶是  
豈造物之偶然耶蓋嘗聞之和氣致祥又曰聲和則天地  
之和應今夫一新一邑開豐凶之不同災祥之各異無不  
繫百姓之休戚百姓之休戚無不繫吏政之賢否吏政之  
失則百姓受弊怨讟充積邪氣益其間不能無妖孽之作  
也更政之善則百姓受賜懽忻交通流為叶氣不能無祥  
物之應也昔嘗燕為中牟令政有異述是歲嘉禾生河南  
尹袁安以檄勞之曰君以名德久居中牟約庶之化流行

夫誰休瑞應行而生乃上書言狀帝為之異是以自古言  
賢令者莫不以睿恭為首定湖小邑僻在一隅河濱山嶠  
間風薄俗斷者久矣加之素乏賢令尹恩澤不流教化不  
宣挾五緯巧習以成風相仍數政以致乖半塗犯之變遷  
起於閭門愁恨歎息之聲檢閱於田里故向者早乾水溢  
之患無歲無之大定甲午文林郭君河間人樸實字伯起  
者奉命來宰是邑痛燔前弊其用心也公其從政也果其  
憂民也切躡者決之強者抑之姦民無所容其迹巧吏不  
得措其中未幾三載政平訟理向之乖爭決犯者化而為  
禮義昔之愁恨歎息者易而為謳歌是以和氣熏蒸陰陽

頽風雨時一方之民薦獲豐稔丁酉石州六縣被災者大  
半獨此一邦歲則大熟俄而有邑人自廣王詔同日額度  
而皆云有異穀二本相隔數離合為一穗令矍然而語曰  
悟如是孰豈非嘉禾耶乃率僮屬趨而往視之果祥物也  
迎之以歸於是閭境喧傳觀者如堵白雙莖童無不舉手  
加額頌曰昔之水旱相仍室家不保今則樂歲終身飽仰  
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而又祥物顯應者如此非吾  
縣大夫德政所感其維之力與望曰士民相率趨庭奉酒  
而頌不知手舞足蹈而歌咏滿前已而令乃顧顧士民曰  
此一境聞而禮上瑞所獲莫之又莫非吾敢擅其美今願

天子在上眾賢知於顯萬物知於野日月之所臨舟車之所至無不極潤洽而大登其故天不愛道地不愛寶所以嘉祥為時而出當興斯民同鼓舞太平歌咏聖德而已豈敢貪天之功以為己力吾聞善則稱君人臣之義也昔房叔得禾異效周頌獻諸天子周公族天子之命作嘉禾名之書篇炳如日星輝映千載今歸其報上適其時矣乃城水於匱仍圖其嚴其表以獻先聞於部刺史部刺史達於州自州而達於京師上自侯王貴戚縉紳士流下逮民庶爭先觀之為快或稱此瑞天下和同之象今薦獲二本乃太和之知也自春官用事從而太常禮官採摭故實聞諸

朝堂乃於正月上日稱觴之次寶而進之使警動萬國耳  
國為一代美事也以照符罔下本所獻者迺其開前讓也  
人相告曰茲者上瑞並產吾土曠百年未易逢此以上以見  
聖朝格天之德高越於西周下以見吾縣大夫政迹之異  
不減魯茲之治中牟使十世後知吾縣有是美瑞吾縣長  
揚休天子表獻之力可不備記以示諸後

重修上鳳山希夷廟記

明 許孟和

石州三陽山在州北二里而近迤東希夷先生輝跪之所  
也山崎嶇出穴二世傳希夷嘗居於此按宋史希夷姓陳氏  
名翥字圖南自號扶搖子五季末宋初亳州人方四歲戲

潛水側過者亦攝抱置懷中乳之聰慧日益性好睡眼易  
數之學有圖天下之志嘗曰大丈夫不為一世之主必為  
百世之仙因過宋值太祖於酒肆中跪曰此方面大耳者  
異日必貴作歸隱詩曰十年蹤跡走紅塵回首黃山入夢  
頻紫陌縱榮華及睡床門雖富不如貧愁聞劍戟扶危主  
問聽笙歌貽醉人收拾舊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入  
武當山辟穀鍊氣廿餘年徙居華山雲臺觀用世宗召至  
禁中以其好睡令淨掃一室以居之閉戶月餘不出人或  
以為死及啟戶視之其新患如舊賜號曰白雲先生久之  
乘白驢入汴至洛陽聞太祖登極大笑墮驢曰天下自是

定矣宋太宗雍熙元年十月召至以野服冠戴華陽巾草  
履黑屨不類凡世因問感歎則答曰且睡且睡直待五更  
三點至時問之則曰已言之矣問建都則曰一汴二杭三  
閩四廣尋嶺道華山詩曰華山高處是吾宮出師洛虛跨  
曉風臺殿不將金鎖閉來時自有白雲封賜號希夷先生  
日與蜀之李真八百游八百自稱神仙年八百歲曰吾動  
則日八百里故揚誠齋機之有步行猶是地行仙之句再  
召則辭曰九重仙詔休教并鳳啣來一片野心已被白雲  
留住終不起其相法尤精弟子神效初往見之作樵夫科  
於庭下希夷挽之而上曰君豈樵者耶二十年後當為顯



官放曰某身隨義而來官祿非所願也希夷笑曰若骨相  
當晉太宗太平興國六年上聞召見放以母老辭賜手書  
厚詔曰使天下知朕厚逸民推孝子而相勸爲善也仍命  
長史施其事真宗朝張顛賢言放隱居求志孝友之行可  
彌薄俗召爲左司諫表求歸山因改右諫議大夫授給事  
中作七言詩二章餞於龍圖閣陽平引登如明堂之優李  
自禹隱居終南之射林谷東明峰結草廬以講習爲務棧  
進從之甚衆傳易道於穆伯長伯夷傳李挺之從之傳邵  
雍邵雍傳其子伯溫至其孫溥始不得其傳焉張忠定公  
缺少時謁見欲分葦山一半回隱希夷曰公有官爵未可

讓此天子望君如失火家待君救豈可不赴也以葦蓋蜀  
夢道之公後帥蜀作詩贈之曰性嚴不肯住山林則要清  
流潑致君今日星馳命前檄回頭漸愧葦山靈故爾鑽梳  
並猶有善政錢宣靖公若十歲能屬文希夷一見以爲  
有仙風道骨猶麻衣道者共相之擁爐以火箸者性不得  
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真宗朝任權副年四十致仕  
嘗如其言端拱初先生命弟子張超鑿石爲室化形蓮花  
峰下此見諸史傳者也洪武戊午秋僕典教三亭其故老  
則傳希夷居室之草場樹叢掃帚乞食於市面垢不洗  
洗輒雨人以其雨識後居三陽之嶺有女奴曰饋飯食忽

陝右人遊苑而碑之作歸曰古洞巖前碧水流白雲縹緲  
鳳山頭幾年不見先生面今見先生在石州遂輝蛇於穴  
漸人瘞其骨於山石二百步元季有州達睿花赤濁龍者  
聞其異發視之見其骸仍跌坐於座令人辨出整之既而  
首忽墮地而解爛膿大如斗而色赤土人以紙裹香於傍  
經宿盡赤將帥荆子倫亦欲往視土人辭以不知而瘞之  
華山道士累欲盜其骨以還陝至言顯而不能遂復送瘞  
於茲此聞諸土人之說也豈希夷珥化之徵而復神遊於  
石乎嗚呼僕聞道家者流欲其精神專一動合無形以虛  
無爲本以因循爲用能究萬物之情而不爲萬物先彼此

神仙之要道也又豈若吾儒之踐履爲實而可以傳名於  
萬古哉然世之人每喜聞而樂道者得非以其若曾點之  
狂而共名尤彰於宋乎且希夷一隱士也或以爲居於毫  
或以爲居於石至於九江陳氏家世業儒往往亦冒其名  
以眩流俗豈吾儒之事業果不如仙道之可傳於久哉是  
可傷也已是可歎也已山有蒼顛元季燬於兵國朝洪武  
甲子天真觀道人王泥然與道者張仲謙重建祠以祀之  
因鑿石走其徒王敏道讀記僕因據宋史之文著於前樓  
紀其土人之說著於後俾刊諸石以俟後之博雅君子操  
大手筆者有所采擇亦以祛後人之惑云

下鳳山重修道院記

明晉 河東王

道院去城北二里許宅山之陽地形清高峰巖秀拔蓋古  
跡也相傳爲宋陳希夷先生尸解而弟子卜葬於此塚上  
起臺壘先生像構廡以供香火報師之德且矚師志也其  
同門之徒與凡鄉人之樂善者前後相從復營祠宇共成  
道院一所正殿三間東有五坦七真殿野妨神祠西而顯  
聖殿前則三官殿聖井濟衆妙道崇齋護國祠堂醫祖四  
聖教苦十王三門等殿攸列焉後遺土地園堂上立先天  
聖母之殿下觀音五道士地庵則居乾陽也夫有求逾今  
數百載其間相宇之隆舊相繼修葺者不知幾何唯墓址

存乎古耳正統六年木州道士孫浩遠顧此敝壞慨然發  
經營之志肆以募緣積貲賈財用鳩工力於是歌者植之  
腐者除之記者築之舊者飾之缺者增之不年間落成祠  
宇神像煥然一新視昔愈備州守胡公聞其實紀而立之  
蓋浩遠欲刻石記其事實茲遠來具本末白予乞文以垂  
永久按宋史先生亳州真源世家隱居萊山修道太宗召  
賜號希夷以歸後又召之不起有所上辭章端拱初卒於  
山中木傳錫化形蓮花峰下石室葬之道跡俱載於書且  
有考徵後宋季世神化短涉此山遂隱居焉久則時入識  
之復幻蝶蛻而葬之耶但每履百餘日神異可見自古神

仙於世多留顯化之跡若釋教達摩隻履西歸正類此其  
信不誣矣予素喜神仙之事且喜浩蓮用心之勤可謂克  
紹宋風也故不辭鄙拙廣陋寄此以告來者云

南山靈泉寺始末記

明州 高崇熙

嘉靖初聞予以都憲政政爲少嘗嘗舍於茲寺焉因別墅  
時或憇息有客修禪卽華亭錢公者以天使故路過扣曰  
嘉哉地乎願聞其實予弗獲辭以殘氓蝨叢廩之曰此山  
在太原西北四百里許春秋晉地戰國時爲趙之離石邑  
卽今之石州是也州西一百二十里樓崖置定胡郡隋改  
置孟門縣形極險峻而山崎城南故名南山峰巒插天黃

河下臨魏吳越所云左折孟門者是其地也先是唐貞觀  
間太宗駕幸於斯勅賜財運公監造此山樓臺殿宇數百  
處而寺趾靈焉非教依據勝以爲一方之巨觀者乎且是  
山之來也以怪山爲陝呂梁嶺骨其原自天其高若壁法  
出若湧若連其宛委回環或盤或踞若踞而侯也若攬而  
崩也儼若萬衆之尊而羣山俱出其下也視彼大驚讓者  
曷以異乎故以寺名居有泉一道飛瀑山椒紫洞殿宇尊  
流嘉尉每早取水禱之輒應故以靈名至金大定間有僧  
號喜慶禪師者說法於茲潭水入曰蓮荷嘉禾合穎之瑞  
有司以聞迺以靈泉寺賜其額嗣是遞傳而禪居者曰勝

然圓光禪師曰大慈洪密禪師曰前淨德安禪師曰善果  
廣禪師皆名震京都或以印心證果而脫化者也若友  
要志亨者尤有仁宗皇帝勅賜佛衣圓契大禪師之寶號  
吾可不謂地靈人傑者乎然地因人而益勝也洪惟我聖  
祖龍飛五姓孔教是崇而釋道亦所不廢則茲山茲寺之  
相繼輝耀也金碧輝煌而殿宇飛翬翠雨露栽培而松柏益  
茂所謂西晉第一業林者豈有欺乎言未竟客乃歎而起  
曰美哉山河之固主人之言怒矣或者楚荆之建猶有銳  
乎以予觀之其蒼松蔚柏龜蓂鬱翠奇詭異卉可嗅可製  
也非卽佛之優曼發華安羅變葉者乎其間雲出岫晴旭

流輝法雨祛嵐甘露清首也非卽佛之目映金雲霞泡瑤  
華者乎與夫孟津洪濤天橫接派而來轉去帆之如續也  
非卽佛之慧海慈航分流擊津者乎及睹涅槃之臺顯示  
聖級瞻被大教之門洞開慈室其他化塔蓮座掛錫懸珠  
何莫而非佛之真鈔妙諦也主人知之乎予曰善哉遇也  
大哉者予遂搦管紀或以俟後之君子一遊覽云

重建文廟記

明州 張 璠

夫石州古冀城地也風飄平坡唐虞三代之化舊矣而孔  
子之教澤尤汪濊無涯淡焉自丑胡竊據全遠偏馭當  
是時吾道翊翼維持之功甚大也但世代更迭治亂相尋

州之沿革與圖足徵而學之興廢漫不可考。聖朝元併吞  
河內許平仲民兩夏變其丕闡聖道大德間成石州費宮  
原建於州治之東。逮我高皇帝巡攝妖氛經敷文教有司  
懼元剛儉隘弗稱洪武甲寅乃恢拓整葺廣表雄麗且星  
分參井之次地占形勝之最誠一代定劑也。宏治丁巳恩  
百二十三樓前宮。父知州王道重建。正德丁卯恩十有一  
樓。復父知州張克恭重建。迄今嘉靖己酉三月五日僅四  
十三樓耳。復被西鄙災延之。其成敗久近某人謀之不臧  
抑棄除之有數。與時州守崔嘉行役汾陽聞變。輒歸觀烈  
焰煨燼之慘。顛天號泣曰。不穀之辜也。卽列狀聞於巡按。

御史黃洪趾某程至自甯武。明日往視病。憐良久。謂守曰。  
茲顯典禮宜亟從事。藩臬諸司恭應益力。守曰。此有司風  
夜。豈宜者也。敢不懋哉。於是鳩僦載般。苑度絕數。不數月  
告厥成功。乃率學官弟子員。酒度安靈。是日天濤曰。宴宮  
墻巖巖。齋庶翼翼。駿奔禮成。神人所悅。以至明倫堂左右  
舍碑亭。庫門。周不肚。博可觀。守之尊先。師而成。監司之志  
度亦勩矣。某余謙問。記於張珩氏所。受簡。慨然歎曰。自六  
經刪述。學者一惟宗尚孔子。而則法之。莫違。自學宮建立。  
仕者。罔知追崇孔子。而修葺之。雖謹。然學之。養或名實之  
異。慎而崇之者。或公私之殊。向是以人才治理。純駁相濟。

於世道之計者往往切憂之矧茲學宮之建連沿歷代適更  
數變其工役趨末皆湮沒無傳豈顧其簡陋若是或亦燬  
於焚虛者雖金石莫之保也乃今欲補數百年之闕而觀  
萬世之功其何能為之贊揚蓋嘗憑虛覽古周眺呂梁之  
巔西帶大河出崑崙經積石達五門瀕漫河湧汪洋澎湃  
而注之海蛟龍伏焉南襟屏山東隴黃蘆北枕赤嶺岸嶺  
巖崿嶮澆澆濼濼脈起雲中屬於鳳歎而歎於太行虎豹藏  
焉其發於人傲傑瑰瑋其遊浮華砥節履方如鳳鳥河圖  
為希世之瑞是固鍾法孔子之徒者也嗚呼山川之氣埃  
亂無垓古今不殊也國家學校之設繩繩周遊千載猶一

時也孔子之道若日月之麗天江河之流地蕙乎煥乎萬  
世猶一日也嗣今以茲數百族莫感修以特河者匪徒名  
之飾而頌其私規前修無少讓焉庶不負山川之勝聖道  
之功固云蓋孔子之道在天謂之命在人謂之性合命與  
性獨之一故嘗語二三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儀型王德臣  
翼世教防範人心率不外此能由教義以求之道其庶幾  
乎若伸其咄嗟之末但以邀聲名利達而已殆非明時建  
學育才之盛意也附不敏願與後先同志共勗之哉

敬聖祠記

明 王崇慶

嘉靖戊戌冬十二月望監察御史王公世禔按晉之石州

三曰繕廟進諸生而問焉曰石晉名郡也郡有庠三制也  
教聖何以無廟決惟今皇帝早夜理學收宏道統教一有  
其人矣歲歲何以無亭郡在山水之間號稱才俊之國鄉  
賢何以無祠翼之廟而妥賢賢曰庶而無祠以獨壞矣曰  
吾二三子者未之教與聞也是在那教於是知州張錡拜  
而謝曰吾有司者之罪也然而錡也視養未期會歲荒民  
病未之教請發也乃致公憂誠吾有司者之罪也公曰良  
教良牧其知究心民事矣乎其自今勿勞而民勿傷爾財  
了此不過官幣百金已矣於是錡又拜而應曰諾即以告  
諸兵備倉事郭君璽曰如御史命又以告諸督學副事章

君備曰如御史命又以告諸太原知府張君環亦曰如御  
史命因又謀及同知任子權賢判官石子德史曰孟子文  
分命典膳馐子權專擇梓人擇陶人又權之虞人以食財  
取諸官力取諸附郭始工則已亥春二月告成則五月朔  
君子曰其哉是舉始而備之者御史也繼而贊成之者  
君也承命事之命而完工者州牧也一舉而五善集焉夫  
啟聖廟廟如制教一有亭如制鄉賢祠如制而庶重修  
如制又從而作新學官之廟如制所以廣御史之教也彭  
儲公共事之勤也可不編五善乎錡慶之里人也少嘗與  
同輩研今年己亥夏六月使使來言因樂為之記



城爲廢而觀之謀久遠也今永寧非舊石乎自昔陸廢丁卯運寇陷焉新名伊時非無城也城不足恃斯隄橫厄耳當會大臣潤地方之變其統儲於朝曰永寧當三晉西鄙之衝業已殘毀城非瓊土之築可保宜易之以觀天子曰可令如曠行諸執事奉命惟謹調工度費相地限時期度厥績經始於萬曆六年六月落成以七年九月大都供需之重發自藩儲孽畫之鮮專責守土城四圍基用石壁頂晚牆悉用觀計一十二丈高計四丈城門三門樓角樓八敵臺鋪房各二十六懸樓六十二馬道壕梁各如式所

費錢穀夫臣料物備載公程城旣成一方遺黍瞻依憑藉始有樂生興事之心誠不可無記也予因感念舊嘆然太惠曰九遠各設重鎮者養士爲凡以衛民也今寇駭一入民觀變備則將與共矣頓哉特選壽者方且日繁興作朝議築臺善繕塔保龍苑萬里堅山垣以盡欲操各鎗樹樓塔以爲一時觀美偷安之謀殊不謂遠矣宜殿內地宜守向必積築邊鴻養精腹裏儲城也當增餉贏餘休養吾民俾自爲守寇小犯責共直挫其鋒寇大舉命將五擄其穴聲勢相倚雙指相援萬一深入民亟登城滿野高堅可恃足保無虞亦美懼口寇之憑凌哉嗟夫旣柱不谷將來

可進今城城堅矣敗亡之機人戶凋殘室家離散勞未安  
集之方所以宜先政者也戎器未備生理未復勸募講武  
之法所以宜先亟圖也市廛敗則商旅不行倉廩虛則賦  
享無收賤賣積儲之政所宜兼舉而不容緩也他若慎盤  
結以防奸人明法令以禁暴客減徭賦以恤困窮益民兵  
以增戍守敦禮教以回風俗賢司牧者悉心注措不遺餘  
力庶幾聲名文物之舊可望漸復也昔人云十年生聚十  
年教訓則政有經而民可使矣不然瘡痍未起前據如故  
雖有崇城雖其守之予不佞縹緲過計有言必盡如此後  
來者歸觀於斯勿謂前據則予郡士若民共永孚於休乎

是役也部院兩臺公祖楊公蓮趙公孔昭方公遠時要公  
范郎公洛尖公定崔公鑄高公文重賀公一桂孫公代曰  
公樂賈公如式黃公應坤本道司府公祖徐公行張公榮  
經妻公吉士張公大進王公子惠房公如式喬公憲善保  
公式張公修吉李公善芳州主父母地劉公祐高公光陳  
公嘉讓與今許公諱天球皆於城工與有力者悉書之記

遊翠山記

明 趙國相

石城之朔右出二十里許有山名筆架者尚形也三峰  
轟中崩旁下餘若波浪斷削恍如琢磨所成者企之則戲  
自呂梁蓮川而南放於屏山巽異觀其出沒無常者近山

之極低且有時露出岫而雨即墮沛或淋涑既久則發生  
雲數鄉人訛傳爲仙人呼吸使然乃別以神仙證焉夫天  
下豈有仙人蓋單峰之積氣所鍾蒸而蔥鬱有如此故是  
名不易而小號因之者虛諸麓也概其景有八曰瓊雲布  
兩曰宿霧流虹曰碧霞凝霄曰丹霞綬曰曰回頭聳翠曰  
洞口桃棗曰聲撼寒空曰清懸古峽其他啼鶯蔚獸怪石  
奇花不可記嘉靖己亥四月八日村翁結社會時戶部進  
士辛文震莊子庫由野歸首偃蹇友往遊時見雉堞圍瀆  
龍津流細虹曰低隱蒼山迷遊共援爲義堂上人山僧然  
董烹茶穿壘瀝酒以供雅興尋幽陟層巒窮深谷瀑石坐  
瀟大開鱗政始而主令則前進士佐令則白子恆谷楊子  
南曰整令則張子呂深郭子蘆幡而守之則楊子孔峪張  
子龍龕單梁山主人也越爲偃和排桐盡歡酒至詩成各  
錄於左欄而頽然就醉相枕而臥煮有所極夢亦同趨覺  
而起蒼然暮色自遠而至乃攜手信步徑仰而歸其心猶  
應應然夫我山之有憤如此我山之有光如此安得不爲  
之記

尊經閣藏書記

明州 王文濟

昔蘇文忠公作李氏山房藏書記曰予猶及見蒼儒先生  
言其少時史記漢書皆手自書必手書之難未若摹刻之

便也。纂刑故易集也。書有五厄。隋本元論之。書在古今。集書之多。惟貞觀開元最盛。而新舊聚書四部。至七萬卷。宋宣和保和。總目四十六類。三萬六百六十九卷。然此皆聚於都城者耳。州縣概未之聞也。我朝武烈開天之歆。煥世凡天下。賢宮俱置。尊經閣以貯書。卽我石碑處。邊山亦博與彬彬。郡郡之盛。自北寇殘破以來。藏書毀於兵火。而士子曾不得觀其大全。甚至闕講校士。門吏免一經註。而不得漢中楊道翁。父母嘗憫其爲缺典。雅欲披集書史。時以民艱未遑也。再年餘。州民之南取藏經公更慨然曰。佛經尚不可缺。而儒書顧乃可緩乎。維時余亦南行。再赴秋曹。

之任。公遂掛去。付余治書若干部。以歸計。卷中譜名。上司公。根編入。查盤冊。以所遺失。公復視余爲記。余因念往昔。張茂先博物強記。嘗爲建安從事。過一人於洞宮。問華曰。君讀書幾何。願共至石壁。忽然有明及人。別是天地。陳著滿架。曰此歷代史也。又至一室。曰此萬國志也。又轉一室。曰此皆五經。紫微金真七訣丹書。紫字諸秘籍。三墳九邱。揚枕春秋。亦皆在焉。別天府。亦有藏書矣。前世士大夫家。蓄書之最多者。如韋述二萬卷。李沁三萬卷。金樓子八萬卷。吳兢四萬。一萬三十餘卷。許鄴李淑二萬三十餘卷。昭德昆氏一萬四十餘卷。况以州庫而無一書之貯乎。州舊

在正嘉之際科第擢冠山右一經發創遂空甲乙之榜遂  
來天荒已破置莊新濯從此州中士子得披萬化之谷如  
走山陰之道不必移洛陽之肆忽已昭乎天極之藜藿必  
有學竅二函文微十諱者科第蟬聯人文踵接總之皆楊  
公賜也願諸士無忘焉余不肖更與諸友祝者昔司馬溫  
公居獨樂園文史萬餘卷雖數十年皆新若未觸手者嘗  
曰賈堅藏貨貝吾輩惟此耳嘗極寶惜吾每歲以上伏及  
重陽日設几案於當日側筆書以暴其腦至敬若先視几  
案深淨藉以茵褥然後敢啟或啟行即承以手板每竟一  
板即側右手大指面襯其沿而復以次指面搨而挾過古

人之重書若是也余願諸友念此書之不為當以司馬溫  
公之惜書為法此未之所以不厭詳述也至於記出入篇  
簡則有門吏之典守者在不致概費已巳年余以事差歸  
里為楊公樂觀其成是作未窮以尊經閣藏書記

豐濱祠記

王文濟

余遊仕南北履跡幾遍未見有為罪君祠者吾州前輩進  
士于公麟坦持擢州南城小未年未無數嘗伊唔其地見  
折蘗者柱柱得紅白丸更摩按壁上神為驚而顛之欣然  
竊有異焉及長感疾症喘嗽怔忡幾不可保家貧不能延  
醫光母宜人日夜撫而哭之余亦若瞑目長柱者魂夢飄

飄忽出入華居廟中見一道人瘡疥藍縷方解衣捫瓦亦  
前漢道人命之生從衣篋中取一紅丸燦燦有光即以手  
納余口曰吞此可以立瘥及腫沈疴頓失精神如舊有頃  
余兄亦語余曰夜夢某君饋爾丹粒信哉其為神力之所  
瘥也越一日先母攜余至神所謝曰吾兒後若富貴當為  
神立寢宮復再囑勿忘遺余叨賈至今每念先母之言泣  
而兩血天啟丁卯徙前郵林沐卽欲闢地按工奈大殿獻  
殿兩處讓地正甚余曰前殿廢而寢室將焉用之於是先  
理前殿金碧琉璃煥然畢舉崇正庚午余以差歸始攝金  
烏蓋願計諸鄉友亦協力助之正北砌甌窰三空上建祠

三楹內則神像下砌小房二間大殿後餘空地一區欲蓋  
為祖塋尚有待未來甲戌余從天水罷便卽神所廟祝禱  
余為記余曰昔臨賢病甚感神借之合藥而病尋愈杜變  
厄已七日暮董表以藥沃之遂立應余德不逮古人而華  
神入夢於貧寒之時則神之祐我亦殷矣神生時每遇人  
疾或代骨破髓或洗腸剖胃療治神奇為千古醫方之所  
不載不事為阿瞞所中而其術遠不傳然神靈顯異則萬  
代如新也余不暇推拾其衷卽以余強憤記敢忘神力半  
哉時地極曠工并助董姓氏側得并譽於後

旌表孝烈坊記

明

孫陞

明興百七十餘年治教休明民物康阜文學理法之士彬彬然其或英而純孝懿行不掩見於天下得孝且烈者表而異之豈非皇朝之令典所以勵行風世者哉嘉靖辛丑歲邊關不守蒙古擁衆入太原橫掠石州甚慘是時郡守暨鄉大夫士協力登城防捍乃張舉人鈞憂惶踰城向北向垂涕詢之驢父居城北別業不知寇至存亡未保有不諱鈞無死所笑聞曰寇退一言燭燬盧燭尚熾亟奔出城親友勸沮弗聽北至董家灣遇零賊數騎射中右脅墜馬縶其衣乃分鈞服全鈞遺負痛獨行夜宿南村憤惋莫能寐及旦聞變首數觸地幾絕益狂馳至水井塢父被害已

二日收殮抵家躑躅悲號窮思極憤不能言長齋內崩竟弗可藥延按重鄉史漢臣以聞遂其所區坊曰孝烈嗚呼志士耿耿一念格天地日可隨文石可逆羽豎豈孰能禦之哉張君奔出城莫得救父否亦委孝父機歸葬萬萬無他慮所以冒擗賊鋒至死不悔乃今稱孝且烈信然張君鐵面慘鬚長髯偉狀望之心為馳雄丈夫種學有鉅鑑倘獲明世必能為國家樹大勳庸乃遠聞能慰夫然孝烈之名永曜不滅扶頹綱常有賴矣君諸子舉人米從余遊鏡有父風徵文鑄石述懷宅忠烈公之壘使非大慈運平聖明御極余幾何不殫絕以從先公如張君也哉茲聞張君

事願為東望然其情不自任其何能文

黃龍鎮白中丞生祠記

三原

李楮

黃龍一鎮永屬屬地也距州境六十里東連嶺南聯古  
隰北通秦漢西界黃河誠秦晉之接險昔人所稱襟帶咽  
喉者也其地有一驛以過往來一巡檢以輝地方其民獲  
鐵鉛之惠資桑棗之利頗頗言便第不過抱山以為城阻  
水以為池所謂重全襲湯齒衣吾郡者民其何恃幸我郡  
憲白公枌榆在陝卓為先黨經比慨然諾曰後當鼎建城  
隍以保此一方繼果雙龍捧日七曜運雲撫視山西一省  
地方即上疏請建黃龍城命下檄本州董其事鳩工集匠

測景辨方築城墜池建樓壘揆起自癸卯孟夏之四日造  
橋收守水即禹之終事而立圭落告是甲辰歲秋之九日  
矣然橢圓圓所非細微觀則見萬拱峻嶺阻潤州之鐵甕  
十埃澁稅遠蜀陸之鑽天重門洞開逆屬圍之軒蓋雖有  
巨測暴害必不能離尖一踢飲焉直度以蹂躪生靈得所  
時也伊誰之功於是士民唧思本州贊修為公立一生祠  
正建大堂三楹左右各三楹外置大門牌坊中則繪容整  
儼披一品版也春秋二祀著為令典其斗拱實椽棟榑椳  
突昭回瓊宮滄海丹府令人望之猨捫心而稽首意度而  
魂搖嗚呼偉哉可不表之以傳於後表之者編古有樹駘



流鴻為萬里之長城有增修設築吐數萬之甲兵其美施  
至今流芳百世均膾炙人口匪區一著龍美足以酬功德  
於萬一公諱希權別號葦山陝之延安人也萬曆丙午仲  
春

永寧州重修儒學記

明提學道賈隨

永寧舊石州雖地遼遠微而國家文明之化流豈遐洽士  
遊學序者彬彬稱或科不乏人隆慶丁卯秋邊騎壓境城  
墮守大隸職受仗義之夫守節之婦蹈水火而殞者不可  
勝紀士履鋒鏑百三十人見之有慘目怵心之狀事聞天  
子軫蒼生之念易名永寧擇吏守之時李子春芳以充州

貳留署候德茲又改太原署永寧乃觀艱頓隱百方擬  
議廢者志要而承徑之謂學宮殿圯士失其業首意率  
興述仍實拓址收遺壞植所補修者計三十楹有奇大成  
殿更為廓潤臺級燕幾圍欄楚飾一新陳構飾加柱楹又  
置神位其遺豆收經籍給巾版學校之事完備廢缺已已  
秋予歲試抽科知藝者補弟子員幾及數三之二士皆喜  
其竣欣之餘而值此更創之舉亦駸駸有當柱志孝子來  
讀記予謂此亦時數改革之會不可以弗識乃言曰爾諸  
士遊茲學其始建設初意哉嘗考周禮學校教人之法惟  
成周為獨詳自新射飲至勞農飢獻受成獻歲之禮無不

在於學不獨訓之德藝已兩故人才之或俗化之隆雖置  
鬼野人或腹心干城之侶矧羣士黜育者哉自是以後學  
雖代興而敷之意浸失其失不惟困志於武而論之者亦  
濶涉投藻挾冊獵名期侷俸於有司之選而求兼才鴻略  
洞然於忠孝之義足裨世用者不能常得嗚呼之業徒資  
口吻且不能冀城守而衛鄉閭又莫望其他曰效用策勲  
萬里之途哉審如是則國家興學之意有司作新之功胥  
荷負矣諸士其居業而思之學成於戊辰夏記之者庚午  
春正月之吉

馬茂莊重修木橋記

州人 王鏡元

三政十回或梁自通都大邑下逮山居僻壤皆因時繕修  
以便途人往來蓋亦施三利濟之一端也郡之東北河水  
激洄至而而台延折於西適當川邑適途舊有木橋數孔  
村人念物力之殫又復收思有以易之且以今歲河流頗  
濶欲廣其制鄰之紳士居民罔不踴躍爭先崔子鷹揚曰  
此瓊屬之務也不足以煩我公若且余祖父之施建於斯  
者蓋數世矣是先人之志也不可不有以繼之因慨然獨  
任其事是歲仲秋工將告竣鄉人巧言於余欲立石以誌  
其事余曰嘻是亦不可以已乎余聞修德者不望報樂善  
者弗要名崔君與余交至厚余稔悉其生平其必不以一

日之懷慨樂施令張皇其說以耀人耳目明矣聞其堅紉  
再四胡相強也鄉人曰是誠強矣然何安之乎視吾輩也  
吾輩立石之意亦豈如是哉夫久而必敝者物之常情也  
完好今已陳舊安知後之視今不又如今之視昔耶取其  
始末而記之全觀或者有所興起毋使後之陳陳相因更  
貽行道之歎其為利涉也不愈遠哉余聞而臆之因書其  
事於石而稱譽之韻概不及焉蓋不敢以世俗之見轉沒  
其好義之實也

永寧州志卷二十九

雜著

呂梁山辨

王運新

按春秋成五年乙亥夏梁山崩書而不繫之國為天下紀  
異也左氏謂晉侯以傳召伯宗謀之公羊以為河上之山  
其崩壅河三日不流穀梁云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其  
載伯宗對晉侯之語呂不韋云呂梁山擊河出孟門之上  
壅道元謂呂梁之石崇煉河決壅漸震動天地之語議  
說皆言為晉山也胡氏乃引韓奕之詩証為韓國之鎮言  
韓為晉滅而大夫韓氏以為邑焉張氏謂同州韓城有禹

黃梁山說與胡氏合杜氏云梁山在瀋湖夏陽縣北方與  
 勝覽云梁山在同州郃陽縣諸說皆言非晉山也東魯檢  
 先生圖論斷云若言韓國之鎮則韓在河西實為瘠地而  
 治梁及岐不應繫之冀州也獨九峰蔡氏書傳所指在魏  
 石東北與左氏諸說合而公穀不韋適元所云壘河不流  
 呂梁未驚震動天地之語則為無稽竊意公穀得之傳聞  
 而未至其地胡氏諸人亦徒求河上之山不復審辨州域  
 之異遂有韓師等語或韓師地近大河禹跡曾有以及之  
 而山名偶同為故也余夙慕梁山之勝有味乎徐先生之  
 言每欲躬探古跡而未敢確定其是非甲寅秋始登絕頂

欲相四望高臨諸山下視崩石礧礧益信胡氏諸人實未  
 嘗親至其地而未敢理謾遂有諸說之紛紛也夫禹之治  
 水也必登高遠矚惟定詳明然後施疏導之功使止水之  
 博河之山則必顧此遺彼下雖懸者之險不止又焉能天  
 地不成俾登覽乃輕歎明遠於不表哉因服徐先生之考  
 詳橫詳而官呂梁之在吾石者無疑是為釋

水園先生贊

快名

問君何事吞聲泣問君恥食誰家粟五河披裘九冬啜雪  
 身雖骨肉心猶金鐵或者委秀流殷民之涕黃虞結四山  
 之曲文信任三百年之綱常蘇武持十九載之漢節依稀

乎而亦未可必

開礦詳文

前知 謝汝霖

開採病民得不償况礦徒易聚難散小則爭掠大則曠聚關係地方不小我

皇上連敗蠲免數十萬之錢糧歎曰海富賄至於開採之議屢格不行

聖慮誠周詳也有內務府商人王稠明者因欠鉛斤得擅礦利詐言節蓄實恣花銷若伊果能節省何至積欠累累即使歲進萬金吳棟耕桑正賦乃盡趨遊手曠悍之徒歎布晉楚深山之中雖今昇平日久保無意外之虞耶明季

科臣上言自萬曆二十五年十月開採至三十六年歲過

三萬餘金得礦銀二萬八千五百此開礦無利可知也礦

既無利從而散砂砂有益極微而均派民憤怒抑礦槌擊入山者十二年虎搜出柙者半天下此開礦病民可知也

往事昭然足為殷鑒今開採既寬費用難省分貽人眾礦利自微初則冒領軍銀繼必誘礦人虛節當未知何日將

來虧欠更多但慮之在事後者卑州不敢妄陳慮之在目前者卑州豈能賊然茲有三尤治劉承基王恕奉到州

王稠明之商賈也且稱州屬黃齊山之黃帝廟卧羊山等處有礦可採人為赫奕驪驥往來黃齊山即古呂梁地接

交城綿綿數縣高山大林礦賦盤踞今交城之寇陷南原  
 呂梁之白雲嶺橫新設營盤駐兵防守白曠安營此易亂  
 難靖之區也礦商獲利三晉何惜留此寸土以慰前靖之  
 遺民乃必求礦於舊賦之巢聚眾於營盤之內騷擾防兵  
 驚逐殘黎就使十倍礦利尚且不可況未必有利乎伊獨  
 開礦係奉

旨之事卑州奉職撫民亦係奉  
 旨之事但礦商志在營利卑州職在靖民事各不同勢難  
 共處礦商來則卑州必去毋滋亂萌陷為晉禍即加卑州  
 以阻撓 國課之罪亦所不辭

商言四則

州人

劉元錫

禁橫介極告國設稅傷難保必無往往有將子曰匪賦之  
 惡權權詞內問官以事關人命不得不行拘訊到案不承  
 嚴刑橫至每夕經服以致沉寔其訴即問官明白查訊得  
 實而初詞有名難轉抱累動難經年幸留殘喘其已家嘆  
 產蕩嗣後如有証控按律反坐不宜以事出有因等語代  
 為開脫以此時賦法本意逐租示誦俾知警惕  
 逃審預松塔地土始必批查履未清晰至再三民間  
 已多往逃及經卑理差投傳喚不定帶到確限該投每多  
 需索屢掠莫到之提問官又多傳擱前經懸牌示審臨時

或有事故不得不行改期託審未結又復另期改審是  
小民何堪履勘守候余愿任以來案內俱全注明離城里  
數三十里限二日五十里限三日遠遠加另備手摺府  
簽票事由期限逐條登記置之案頭到即審理十數年間  
並不懸牌示審如有壓捺展擱即知期限有常審理無滯  
誠在電城難施

禁飭胥役若輩外似謹愿內多姦詐誤信其說任罔不嚴  
或與人交勾結內外串逆竊權恣肆作姦犯科無所不至  
惟在吾輩吾心濟瀛不為所中事由內定毋使置喙  
詳慎初報人犯初到真情難掩情亦易問官每易視之

命案傷械不符盜案贓數未確之類悉心細結迨至審解  
供情互異初報不能更動輾轉籌畫積憤就事業已大費  
周章或事相遲延展圖生死何忍置生於死應死而生難  
為辨白上司以事關出入不得不行駁詰再四頂詳始得  
定案問官以往死各當心願得釋嗟此無辜莫已備受刑  
楚案內無干亦使無窮拖累此皆初報不慎之故

永寧州志卷三十

詩

三陽山二首

宋 陳 搏

十年蹤跡走紅塵  
回首蒼山入翠筠  
紫綬縱榮身及睡  
朱門雖富不如貧  
愁聞劍戟扶危主  
悶聽笙歌聒醉人  
攜取舊書歸舊隱  
野花啼鳥一般春

華山高處是吾宮  
出即臨虛跨曉風  
臺殿不將金鎖閉  
來時自有白雲封

題南山友雲亭

金 王 處 弼

朝游南山南暮游北山北  
所以兩山雲盡與師相識  
師自



出山去雲亦出山  
疏疏山渺何許  
遙首送雲歸  
雲歸人未歸  
小亭孤恙否  
向來有奇姿  
無塵變蒼狗  
雲兮淡雨明  
戴空碧  
嘉時雨招呼  
相與成三益

初夏同鄭寅文劉二廣文登使園成白雲洞席上口

占

未成

羅日章

覽勝尋蹤繞徑行  
塵煙幾點彩雲橫  
當年洞裏貪清隱  
此後人間憶姓名  
寡欲一言開善域  
愛民兩字定官評  
蕭條莫道鶯花少  
願借靈符衛漢城

白馬仙洞橋頭

頭知

許天球

蒼郊聯營射仙蹤  
洞口桃花色正濃  
白馬已隨黃驥遠  
蒼蛟猶見紫苔封  
重巖殿古懸雲榻  
絕澗崖空竄石涼  
為報山靈元應補  
甘霖時霖慰三農

登鳳山涼崖樓

州人共說三陽山  
遊客登臨比日閒  
淨攝半藏丹岫裏  
危樓高出白雲間  
鳳樓十載星旌在  
麟去三賢駕未還  
欲問希夷何處覓  
倚然物外是禪關

雪日遊鳳山

北來風栗冽  
春深猶飛雪  
三級隄上揚  
粉抹粉外  
迥趨來  
三陽山  
鳳采燦  
丹穴  
樞縣羽  
毛奇  
翻翔  
潛境  
決籬  
鶴音  
難

卷三十  
筆流光發燦燦石燈籠冰壺洞中有丹訣

和陳希夷原韻

州人

劉有斌

林東佳處脫浮塵擺脫浮塵樂意頌志氣豪雄窮憶老脚  
襟瀟灑孰知貧適避花木觀生趣屢閱詩書對古人我問  
治治名利客誰家堪賞辨中春

題鳳山仙跡

四川

左明善

小徑雲迴一望眺白雲深處是仙家蓮峰山外居初種軒  
睡人間日幾斜堪消寒暑煮白石爐封宿火養丹砂於今  
不識歸何處林豎蒼蒼綠暮霞

宿英城驛

明

黃美昇

層層鳥道亂山多白草黃蘆遮石坡絕壁倚空臨積雪飛  
流直下激迴波紅塵處只驚秋盡清鏡勳名老老何立馬  
西風增感慨善處何日許重遊

游鳳山和王浣珠韻

明賢  
新縣

王守履

巖峯頂上一真仙雲鳳飛來羽服翻培毓黃芽遺故地養  
或向雲霓先天場樹觀那養生路洗面滌沁雨帶煙蘿石  
至今傳異蹟舊山何處應離賦

題金容寺

古檜參差幾百秋斷碑殘碣尚存留參天高閣青雲近五  
地長川治水流野客不隨鷗鳥去山僧永伴白雲留衆者

卷三十  
六  
結駟朝龍散萬古煙霞紀勝游

登南山寺有感

尋幽竟極好從吾  
茶命僧烹酒屬沽  
舉足心常防蟻蝨  
登山路不長  
清溪摩鸞松柏風  
霜古傍月禪林  
世界殊銅鐵  
忽傳疑漫望  
朔天何策歡奇謀

過永寧

明李邦彥

正為來過古石州  
荒城殘壘暮堪愁  
哭聲尚逐風聲咽  
兵氣猶兼厲氣浮  
三晉黎民多北走  
十山白骨未全收  
何時得滿胡塵靖  
為雪當年漢國羞

李刺史城樓邀飲

河東張銓

危閣平臨北斗光  
聚城吹角助淒涼  
羣山忽墜尊前紫  
雙嶺遙連塞上黃  
戎馬風塵連朔漠  
雁橫秋色入汾陽  
試觀胡羯經殘處  
肉食經心總斷腸

永寧志感二首

冷雨瀟瀟入夜鳴  
石州城外暮雲平  
唧唧九月飛南雁  
何事南人向北征

山月高懸古石州  
城頭鼓角動邊秋  
將軍且莫消長慮  
烽火年年報戌樓

窮民歎

戊辰中秋聞友人既月而歸見閭巷有窮民向月

怨楚者因風而作

既坤萬里湧金波，碧霄滄海影婆娑。何秋不見光皎潔，何  
人不見清冰雪。或捲蝦鬚故鶴軒，或封蠟寶處蹲鷹或激  
蟾晶喜艾寒，或長冰鏡愁寒熾。或委雲璈發管絃，或泣露  
葉血涕連。非是天月有悲觀，貧人難與富人般。貧人屋上  
非梁肉，貧人骨中髓。已竭種蠶全家無，一懸種穀終年無。  
半炊得錢數糲道，一丈得粟數斛賣。一子一女此離腸，已  
絕更憤追呼心。滴血春夏崑崙盼，秋期秋期怕見月上時。  
四壁磬懸寒徹骨，殘魂亦照窮愁宮。啼鳥啞啞鼓商秋，鳴  
蟪噉噉鬢髮。聽梧葉，楓林朝。區駛夢魂擾擾如欲死，慘淡

蟬蟻初發，鳥閉門。惟爾淡平溪，今生願祝中秋月，照破窮  
愁四海歌。

游鳳山開仙跡

扁舟越步三陽山，雜石倚雲依舊閒。倚閑似來天際外，登  
樓疑在語鶯間。仙家一睡酣極熟，世上千年鶴未還。欲問  
丹臺何處是，工夫靜裡有機關。

南山寺佛殿觀回

天關雙闕月一輪，山深籟寂只伊人。迷雲萬壑斯堪化，慧  
照千華頃刻新。空碧無塵真太古，睡花有影實長春。羅天  
遍現琉璃界，無限金波濯玉麟。

題五門洪濟

明州 梁天敘

太行西障河絕險五門所商村恬形勝陽侯自巨波

三陽雲鳳山

明州 張湘

華嶽當年足舊游此間何日醉蒙頭官廳諫議歸山澗醉  
城真人下酒樓優詔九重丹鳳杳野心一片白雲留三陽  
山上空虛蹟只面長河水自流

題九鳳山

失名

興廢人間不計年落花流水感空傳惟留九鳳山頭月故  
舊清光滿碧天

同友人游山寺

明州 梁紹素

覽勝尋幽境海勝入洞天琳宮憑絕巖僧舍倚高巖柏泛  
雲中翠巖志石裏延慶參錯佛子何法了崖巖

離石行

顧峻

離石離石籊籊道搖天第頂曰星羅農夫腰鎌插木桑耕  
雲樹月何憂我比年米難滿虛來青霜盡殺怪奇史夏麥  
枯穡穡稼傷百鳥驚山中暈夜紫民子遺滿路樹見別翁  
瘦妻別夫斗粟黃錢隨人走運糞露繁噴鳴鳴村港八九  
長荆把離狗無聲鳥雀死黃瓜直立宮道旁白猿跳梁入  
城市吁嗟造物何不仁繪圖發果報皆奉天三白聖大官  
法變理無狀在微臣

老世吟

子成龍

妾身已許壞機實過三春日德未敢數歸期何尚遠豈為  
 僅此塵塵是堪家貧冰融霜之至何以堪灑灑不保即可  
 望并紐委所親加日履聲取效居世白髮誰家車和為百  
 納爛其陰妾命嗟成薄桃葉空羨慕指心叩昊天終待糖  
 米陳就使窮難壞詎將香逐塵慈恩古賢堪讀誰敢如實  
 印有心同否有生殊不均

夢養優曇花作

余讀書山寺時夢養鉢羅花即吟一句云仙人賜  
 我鉢羅花鉢羅純天和尚檢藏乃知鉢羅花即優

曇花也因賦以志

優曇曾記夢中贊山寺曰高柏水寒雲掩佛龜常五色香  
 觀猶舍比芝蘭生平不識空銀氣偶孫輕拋度惠難四十  
 年來魔障直好教掃掃袈裟空法

圓關偶題

竹杆搜過井陘口白髮暗暗非舊顏回首粵川多壯志勞  
 心閒楚少餘閒

欽承 帝舟延鏡續新冰 皇恩出圓關四十年前

經熟路於今一別到三山

哭于北溪總制寄永寓

魏象樞

簡命深叨 聖主知臣心 精白無私 濟風亮節 高十  
 古史治民生 濟一時 寢食難忘 夜輪重死生 夫報  
 賜全蘇 裝璜賴有斯人 在何事 驚傳冥尾 騎  
 生典同 吏性不殊 居然三晉 兩迂儒 海君 弊錯身 瘵疾 顧  
 我膏肓 病未蘇 南望江河 維樓抱北 瞻雲白 總難呼 當年  
 薦草 曾聞否 愿盡平生一語 無

登金容寺昆盧閣

釋性善

傑閣於今幾百秋 頭陀西去蹟 蓮留曉窗 開鞞 羣峯秀香  
 水紫迴泉 整院手抱 煙雲生鉢 圓真摩星 斗落杯幽 登臨  
 直欲乘風去 擬向天台 雁蕩游

步安國寺壁上韻

亂山隱古寺 養素憫松花 石鼎浮清露 蕉蘇待晚霞 拂崖  
 翻貝葉 散塔檀 豐牙知法 塵法性紅 輪射影斜

游華架山

白雲隱反 蓋山家 活計甜 齋與苦 茶睡起 不知人世 事石  
 臺 講窟 落花

又題汾嶺觀

暮來雨歇 綠回莎 偶入元都 步浩歌 靈岩傳 聲同鶴 喚十  
 秋故事 竟如何

隋園藤杖 寶鐘煙 細噴南 華句外 蕭鶴 叙九阜 仙已去 與

留濟寧洞門前

水閣池生

前知州 謝汝霖

苑好猶覺寸碑新  
遊宇傳聞總未真  
熱出一腔泉下應不  
堪重問是何人

游靈泉寺

翠柏森森野寺幽  
隋唐遺跡僅山邱  
門前一照靈泉發獨  
對黃河萬古流

漫道蘭亭好山中  
景亦幽清風來四座  
黛色豁雙眸  
茶煮靈泉水鐘鳴古寺樓  
踏生雲此際一望解頭不

游鳳山作

于準

疊疊晴嵐翠欲稀  
清風紅日鎮仙扉  
山樹蒼檜樵夫語徑  
折寒松羽士歸  
花宮煥紫烟鳥去林空不礙  
斷雲飛入宮頂樓  
真人像何日相攜上翠微

登先濟端公讀書樓

捫蘿登絕巖俯視萬山低  
曲磴垂林擁危樓紫霧盡  
奎光餘世澤茶火照招提  
景仰伊唔地高深未可賾

秋同送王驥五外翰之任越城

翻翻車馬出東城  
雁陣秋風送客行  
連徑黃花平驛路滿  
隄紅蕖絕文旌  
離堂耀英闕西葉烏  
蘆猶傳蓋子聲  
自是教成臻上選  
並看異跡聖明驚



石磴官筵路幾盤  
橫藍雲擁萬山端  
梵音白日懸壇靜  
貝色青林珠殿寬  
幻夢此生歸正覺  
娑婆收局定疑團  
何堪又進黃精飯  
厭亂茶頭秀可餐

題山寺牡丹

不悟真如相  
焉知色是空  
牡丹花示現  
瓊瑤石解家  
風

于觀察醉書圓看牡丹

煙年作客西河署  
老眼驚看國色花  
豈有濤平滌屣韻  
卻勝春鷗旨鱗鈔  
風生庭院香侵坐  
色映階除粉彩霞  
遙憶故園茅舍下  
也應醒酒說仙葩

游南山寺作

梁景隆

溪長尋古剎  
英杖通山巔  
絕壁懸無路  
深林忽有門  
開千樹  
蒼犬吠一峯  
前客愛僧房  
靜倚杯  
醉款眠

游石佛寺

仄澗雲斜掩石隈  
遙天極目鳥飛回  
孤村遠岫香雲出  
小閣微風背漢來  
劫火燒殘荒碣在  
佛鐙才上暮鐘催  
最憐春鳥猶回調  
看酒披襟坐碧苔

初抵臨境石門橋作

丁宗懋

相傳雄石蓋  
僻處大河東  
一水來天上  
羣峯在眼中  
巖壑榆半綠  
冷淡古初紅  
最好知時雨  
今宵田野同

水窮道中六首

潘 楫

漠漠在風乍起瀟瀟細雨初零草色斜侵狹路槐陰半覆  
醉亭

高低無名嶺樹紅黃隨意山花揮汗長途賈子搖蕪絕壁  
人家

流水東西不定高山迢遞相連小麥黃青市隴長松鬱鬱  
參天

山靜林中嘯虎電開天外飛龍西去黃河百里北來紫塞  
千重

軍馬朝朝行色穠耕在在歌聲卻似山川有特選驪花鳥

自注

紅日東西如約白雲散散無時村外槐窠間迢途中穠白

吟詩

自注 自注 公回途中即事口占

前和 朱懋炳

竄典宵步任家澹問信何妨前月蓮空秀最宜春披與雲  
經不礙望中山傍溪茅屋河流近薄暮村墟臥犢聞勤儉  
不忘好樂我唐風猶喜在民間

行次孟門

高首標

養日植憑那經纒指孟門望經這舊漢穿樹見孤村穠翠  
來山色迢瀟咽水根晴桑千畝潤岸柳一天蒼綠穠翠

嶺嶽深巖木樛俗世耕鑿味人絕市城輪坐久看雲龍行  
遲隸處宜避頰堪想此何必問龍溪

石州道中

南齊

呂履恒

白日下汾出漢林宜遠行泉經山店引煙望驛樓生背嶺  
人聲接刊林鳥道平亂餘初買漢遊蹤願深耕

題呂梁禹蹟

州人

王運新

一天俗障好山收採霧橫氣欲吹暎長林日色猶疏影寒  
溪奔瀉山氣冷淡林盡處望山巖峯峩嶻嶭阻礙驚登巖  
長嘯掛山澤感慨悲歌懷古昔周定乙亥穀山崩年去年  
來堆亂石年年但看亂石堆百代遊客迅指催荒擊禹烈

善蹟遺旁瞻劉石駐兵臺前人曾在山頭立山在人亡不  
復因歌舞到處皆成淚感世衣冠化劫灰面顧形衰華髮  
短窮年沈沈胡為哉

題梁雲園寄閒書室

州人

張永清

石圍堪絕賞雅興南峯對峯高夕白雲掩映園中態眾綠  
趁風來飄落盈戶內檀栳或十尊綵筆批雲箋但有琴書  
適而無俗韻代主人偶寄閒靜坐得神會忽聽松濤聲疑  
有羨皇輩

懷南山寺舊游

州人

劉元錫

環山皆古柏繞徑盡蒼苔峯插黃雲上花開綠水隈曉烟

送惟謙月色清蓮臺山在石門三記得達僧話相接續為

嘉慶丁卯二月游南山寺即景口占 崔 相

當說南山寺今猶谷口來撥雲尋古道剛足避新苔弱柳  
迎風弄火桃帶雨開遙看峯巒處錫杖有僧回  
曲徑逸香界尋芳到翠微曇花沾法雨野鳥話禪機靜賞  
愜無極高談興欲飛浮生閒半日不醉莫言歸  
森森黃河勢層樓望轉迷乾坤浮白夜秦晉隔東西笈  
移山脚波飛撼寺隄斜陽看漸下野度白雲低

游靈泉寺作二首

州人 崔炳文

晚風飄飄樹蒼蒼為訪松蘿趁夕陽峭嶺危峯躡虎蹟  
峴仄徑走羊腸一聲澆磬開前路數點寒燈認上方犬吠  
空山聞剝啄老僧相引到禪堂

輕寒敲敲透重衣香露空濛繞翠微石鱗倒拖銀綫溜  
泉直作玉虹飛琳宮月小窗三面柱殿風高樹四圍宛似  
曹溪水寂夜傳燈讀罷話樞機

賀杏樵刺史下車之次年訟息民和尤加意文教秋  
成南嶺獲嘉禾一莖雙穗成頌德政之感賦此誌

喜

奇祥異瑞不虛生歡動田闡四野聲非種已除和氣應嘉

前初秀善機運又之年岬珠聯璧地寶格分榮讓兄句借  
坡仙聊代頌亂山深處長官清

商華駢拇喻如何厚統靈極得氣多快觀兩歧追漢秦欣  
持台穎獻周禾名齊呂杜成雙美兆得郊祁並一科自有  
福星臨下邑聲隨野老和衢歌

大雪題南山寺

時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前知州王繼賢

石州第一此叢林無事來游帶鶴琴翠柏參天覬地氣靈  
泉發地見天心千秋檀像嶽香火萬里河流自古今  
俯瞻雄勝概不勝雪裏漫行吟

白黃女歌

柳林趙光勳

天地之間一氣賦正氣鍾之邪其攝文夫賦此事已奇况

在女兒尤所罕石州西有東山村遠事人傳白傅門黃女

自名父木村農娘村媪蓬門生女絕清黃自言生小慕芳

烈未長門前換蝶媒擇婿何如小宋佳絲蘿便把同心結

黃文功字前山村東結得同心挑已天銀河將尾鷓填橋

張全之子養正為室琴瑟未遂合歡樂狐矢因疑狂志逸那知郎行為遊戲黃

去不歸一舉家惶恐同嗟異跡之三日月杳無踪父失佳兒

翁失婿失兒失婿事堪傷可奈閨中暗斷腸客裏秋風興

易感純蠶猶冀早恩鄉那知三歲斷魚信待嫁依然入五

映父母愛女亦常情鏡臺欲許溫家聘薛姓求婿貞新聘

將來善勝歸此時難兼淡類揮私將銀索留三寸兵與於  
 身字不違貞女猶善勝銀索阿娘願意已了了走昔阿翁  
 毋須惱事聞里巷共喧傳翁更悲欣歎世少急備香車約  
 日迎出閨成禮樂完名久甘苦兩空幃冷惟祝春暉喬木  
 榮從此晨昏個顏色調羹何待出三台不速事姑速事翁  
 為嫌一身兼子職十年翁病入膏肓力極惟餘祝上蒼起  
 死莫尋三島藥麻衣遽已泣靈牀捨念忍痛理喪具悉索  
 叙環付質庫成里贈金卹之堅為言不孝恐親怒嗚呼此  
 義知者誰從教巾幗愧鬚眉經營絕交無遺憾為孝如斯  
 亦已而此後人尤悲予立堅貞雖道愈如鐵門外黃黃對

道萎葦頭會化望夫石石兮石兮猶可轉良人之游竇不  
 返

庚辰九月日姚禮雲刺史招同人小集安風亭

桐城方淵如

窮窮陰崖幽徑斜招提遠披碧雲遮寺曰圓覺千年腐骨  
 傷疑草昔傳唐居凡公色於此代京賜佛牙二目建  
 上廟銳身為今存其一余向寺僧原觀見其高不及二寸  
 十八公主無量化公主亦有能辨花樣花京一夢優  
 曇記幻花身蓮手清端少時讀者甚也夜夢仙入賜食鉢  
 龍清端有石谷細瘦對乳竇秋林落照少眠鴉夜夜依至  
 詩記共事名堪愛何必龍山羅蓋嘉

九日備方君深前元君廣九吳君導堂三君冰士遊  
安國寺偶成二律  
知州 姚啓瑞

尋芳縱繼陟山隈古刹莊嚴接斗魁  
夾道蒼松秋色老幾

層丹嶂畫圖開泉聲滴瀝堪聽同  
寺西有 懸石泉 磴影 軒迴不聚

埃石磴為千葉  
公開圖或歷佳節攜樽成雅集  
放懷聊復一追陪

蕭蕭松柏映斜陽而地風來作暮涼  
四面峯巒環梵宇一

庭花木蠟輝房優曇入夢思芳烈  
牙清瑞少時讀若考樓 夢仙人贊以休庭若鮮

皆身備純天純天日此  
佛骨傳疑溯李唐  
寺有唐代京賜 昌北公主佛牙

二分存其一皆僧出觀長不及二寸  
此日等臨清未已茶

下方上鏡千歲  
莫遣應念江鄉

游走為坡有戲  
坡在馬巖山安國寺對之西南相傳 為安國寺史為 處據山寺舊碑藏國

王姓王名公古姓白人宋嘉 州人 劉子俊

攜筇尋勝碧山何處興  
先游走為坡走為坡前氣瓊瓊伊

人不見奈如何

永甯州志卷三十一

災祥

晉

永興二年大饑

又是年城南平溝村有雙蓮並蒂而生通知州蕭輟下車人以為瑞張堅撰文紀其事

唐

咸通五年冬大雪平地深至五尺

宋

景德元年十月地震



廣慶元年地震彌旬壞城垣民居死傷人畜無算

金

大定丁酉秋東鄉白果地內產嘉禾四龍莖長三尺五寸定胡令郭震表獻於朝民請刻置於石姜國器祀大德七年秋地震

元

至正四年嘉禾異畝同穎者二產於張彬地內至元六年嘉禾同穗者四產於高彥才地內

明

成化十八年大饑

正德三年張克恭獲白鹿進獻

正德六年大雨雹傷稼

嘉靖十二年秋七月大旱八月霖雨不止及晴霜降如雪殺稼饑民流徙相食

嘉靖十四年四月王營莊民李養家牛將產犢黃氣滿廐旣生形如麋尾似牛有鱗以爲怪棄之犢者曰此麟也黃入城身黃如金口赤如丹板司上獻賞其家

嘉靖十九年夏晝晦

嘉靖三十四年冬十二月地震壞城垣民舍甚多

嘉靖三十九年夏大饑至七月疫癘大作病饑死者盈

野

萬曆十一年大饑民多流亡

萬曆十四年大饑

萬曆三十年五月扇風大如鷄卵

國朝

順治七年夏大旱秋七月蝗為災大饑

順治十二年夏四月雪盈尺

康熙三十四年四月初六日地大震兩旬不止

康熙三十五年夏秋大旱禾盡槁大饑諸民流亡無數

康熙三十六年夏大旱草盡枯死秋瘟疫盛行民死亡

殆盡連歲奇災巡撫某公匿不以聞

康熙五十九年秋大旱早霜殺稼四鄉至無籽種諸民

流亡十室九空多賣妻鬻子者

康熙六十年夏秋亢旱未能播種樹皮為飢民食甚多

有以泥土充飢者

乾隆二十四年大饑至賣泥土相傳人犬相食

嘉慶二十二年歲饑

道光九年三月地大震廟宇民居多坍塌

道光十二年歲歉

道光十三年歲歉嶺口鎮山崩壓死居民無數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初九日東北雨河同時暴漲漲沒田廬無算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六日磧口黃河水漲十餘丈沿河淹斃人畜冲塌民房無數

道光二十六年磧口黃河水漲

咸豐四年南鄉產嘉禾一莖雙穗州人崔炳文有詩記其事載藝文

同治二年秋槐杏再花

光緒元年六月十五日卯刻東北二川同時暴漲水高三丈漲沒村舍地畝無數磧口黃河水亦異漲壅遏

逆流二十餘里

光緒三四年兩年晉中疊遭奇荒赤地十里而三年為尤甚通省八十餘州縣幾無完區而被災最烈惟河東道屬冀寧道屬橫州雁平道屬又次之汾州一郡以汾平介孝為最臨縣石樓永濟蒲州次之是年自春徂夏半年不雨汾水斷流未秋俱已成災補救無術時宮保湘鄉曾公來撫三省據情入告請普免丁糧稅課飭通省舉辦捐輸並請各直省協捐助賑仍虞不給額西京讓撥發帑頃截區江廣山東漕糧以備賑凡被災州縣除勸放倉穀外各就本地勸捐賑濟永濟除勸支倉穀

六千餘石捐輸計二萬餘石分別散給因災次於他處  
故是年未釀發銀米四年雖少殺於丁丑顧雖重不若  
或受州縣仍復不少除分別蠲免蠲緩外其被災較重  
者仍照例撫恤是年永甯發帑銀二千兩又折米價  
水腳銀三千五百八十一兩撥給槽米高粱各三百石  
棉衣三百件俾資賑濟通計兩年閩省約費帑金一千  
五六百萬芻旱之奇爲史冊所罕觀而

國家浩蕩恩施亦爲從古所未有然而天災流行人窮於  
術大帑費逾十萬而流離轉徙死亡枕藉比比皆是此  
豈盡奉行之過歟人事不齊有以限之也晉中地少人

擁戶鮮蓋歲卽豐稔之年河東潞澤平遼各州縣猶仰  
給於直東秦豫尚北藉資於口外偶遇偏災挹彼注茲  
拯救尚易若三年通省成災則幾束手矣是歲不獨全  
晉爲然凡鄰晉之直東秦豫亦同被災鄰境自救之不  
贖安有顧粒轉濟於人乎且山徑崎嶇挽運於數千里  
之外縱能源源不絕已屬鞭長莫及况動輒阻滯糧不  
濟息以憶兆嗷嗷待哺之災黎而俟食於不可期之時  
一日廣有濟乎以至草根樹皮無不掇食淨盡甚至人相  
食骨肉自殘凡向來聞所未聞莫不啗有若賣妻鬻子  
轉徙流亡又不足數也州境逃亡離散所在不免然尚

不致如此之甚也茲略舉大概一以著我

朝深仁厚澤恤民之隱使草野知為千古之隆一以俾後

來觀覽有牧民之責者皆宜平日講求荒政毋致臨渴

掘井也按四年斗米需剛錢二十四五百文雜糧每斗

而不得州境百有餘村畧計  
等十二所凡亡木焚過半矣

永寧州志卷三十二

雜職職方使 仙釋附

永寧舊設州判一員驛丞三員州判暨五亭驛丞雍正六

年裁汰英城青龍兩驛丞雍正十年裁汰既保裁缺若

仍列職官又與今制不合舊志佐職皆僅載姓名且舉

舉數員已多闕略茲仍舊無可附之方伎二人列入雜

職藉以流傳夫職官千里佐政一隅並姓名都不登於

方志斯亦過焉又明時被寇數則亦附紀焉

州判

國朝

汪應聘江甯人順治二年任

方民孝順治三年任

徐九鼎浙江山陰人順治四年任

何繼監生保安人順治八年任

張至善山東人順治十年以舉人判州事尋遷安徽懷

道縣知縣

郭一元直隸大名府人順治十四年以進士判州事尋遷

山東肥城縣知縣

鹿應瑞漢軍旗人康熙四年任尋遷廣東仁化縣知縣

董蟾秋山東人康熙十三年以舉人判州事尋遷陝西

安慶縣知縣

丁文煜漢軍旗人康熙二十年任丁觀去官

范瑛順天大興人康熙二十七年任

閻明世漢軍旗人康熙三十八年任

李載春監生直隸廣平人康熙四十年任贊政勤慎吏

氏胥版

孫觀監生順天大興人康熙五十六年任

雷濯監生順天宛平人康熙六十一年任

玉亭縣驛丞

章其尹江甯人康熙三年任丁觀去官

李必榮湖廣人康熙十二年任遷浙江慈谿縣典史

李適河南人康熙二十三年任丁艱去官

王之棟直隸正定人康熙三十年任在任故

楊起恭河南人康熙三十九年任

吳城隍隴丞

吳士秀浙江人康熙六年任遷江蘇上元縣典史

張士俊浙江人康熙十七年任丁艱去官

陳一彪河南人康熙二十九年任

黃龍驛隴丞

趙名揚浙江人康熙七年任遷河南溫縣典史

范灝直隸保定人康熙十九年任在任故

三醫河南人康熙四十年任

方伎

一

晉藩醫官郭邦信名震一時有陝宜薛仲明寒病傷寒

機昏迷欲絕請醫不獲邦信診之曰六脈浮而無力

此表散太過元氣耗散故也投以大劑人參遂甦又

貢生崔泰峰之妻極難日漸黃瘦請醫皆作癆症治

弗效邦信診其脈兩尺洪滑曰此胎也然血虛不能

榮養將來子母俱不能保乃先墮其胎後服以補劑

而愈其治病類如此

國朝

張一鎮治病悉遵內經活人甚多懸壺城市不計其利  
遇貧則施藥不取費倘有以父母之病倉皇而來告  
者尤急於療治嘗曰世人只知重妻子故以父母為  
重吾豈不因其急而急乎其孫夢熊登甲科亦陰陽  
之報也

明

嘉靖二十年俺答入寇至城下屠掠無數

隆慶元年俺答入寇城陷自經投井者廟宇井坎皆滿

麗橫遍野知州王亮采並同族學正訓導等皆遇害  
暑州事李春芳於城外建一叢塚男婦無數焉

崇正十七年二月間賊渡河遣偽官索讓都司崔有福  
降賊樓閣聞賊敗遂據州城執偽知州聚鄉兵掠竄  
臨二縣八月間賊出圍聞崔有福變移兵圍城四  
鄉大掠城中士民死守二十五日東北城崩黃昏有  
福運城破屠戮殆盡官民廬舍焚燬無算在城生員  
被殺死者百七十人惟在柳籠免至十月官軍至賊  
始逸去焚掠三月較隆慶之荼毒尤烈焉

仙釋  
附



明

孫浩蓮字雲際自號樂陽子本州人洞悟元機誠一不  
 二嘗以符藥濟人得五雷正法每遇歲旱有司率僚  
 佐里老乞其祈禱立應或遇疫癘祈禳亦解後羽化  
 釋福鈔俗姓喬州之文安里人性樸純無緣飾類顧冥  
 出兩顛隆起大類羅漢狀心領神悟不事語言兼正  
 五年坐化

國朝

釋性善字純天俗姓孫本州人幼穎悟七歲披薩安國  
 寺長通內典一日見易經反覆玩釋曰道在是矣儒

教不明則心性之理不徹於是博覽五經性理諸書  
 似得領悟能轉文成儒者之風不事參學而明珠不  
 歎徹底圓融由其根索多悟也僧臘七十有二順治  
 十六年秋圓寂

釋不傳俗姓胡州之北坡村人真熙二十六年募化重  
 修金塔寺工竣即坐化於大雄佛殿後一朽木槓上  
 被人遺就肉身塑於大殿佛像左側因是傳播莫不  
 詫異有竇鄉人於同治十一年四月八日游寺獨不  
 信其事因就像前以指刻其脈欲驗真偽且出言褻  
 毀立刻指腫不數日指墜一節

山西省圖  
 書館藏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光緒]永寧州志三十二卷

(清)姚啟瑞修 万淵如纂

清光緒七年刻本

六冊

原件收藏

山西省图书馆

原件书号

170047-68

原件状况

原件完好

本部书共摄制 1 卷 卷一至卷三十二

版权所有 不准复印

# 本部书完

本片卷含： 卷一至卷三十二